



小时候,我一直觉得阿婆与众不同,但又说不出道道来。

阿婆,其实是我们村同族不同房的小叔公之妻,按理应该叫她“小叔婆”,平日里叫她“小婆”。

谁都看得出,阿婆与村里的妇人不一样,阿婆长得白白净净,穿着打扮得体,言谈举止文雅。当然,村里人也知道是小叔公包揽家里家外的活,阿婆过着“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”的生活。

不爱串门的我,有一次玩捉迷藏,无意闯进阿婆家,见到她家房间的墙上挂了一个相框,相框里摆满了许多相片。那时,相片是奢侈品,拍照绝对是“超前消费”。一天到晚,农村人忙个不停,能吃得饱饭,肚子不会“咕咕叫”就算不错了,哪有钱花在拍照这般“臭美”上。直到我上小学后,才见过照相机。那是一次“六一”儿童节,一位代课老师——来自省会的女知青拿着照相机给同伴照相。“咔嚓”声,引来村民羡慕的眼神,一大伙人围观,看热闹。

阿婆有养蚕的雅兴。她家养蚕有好些年头。空闲时,小孩爱去她家看吃树叶的“毛毛虫”。只见她家桌子的抽屉里全装上“毛毛虫”。我们后来知道那“毛毛虫”叫蚕,“毛毛虫”吃的树叶叫桑叶。阿婆算是给村里人普及了蚕的科普知识。“毛毛虫”贪吃,昼夜不停地吃桑叶,“蚕食鲸吞”,因而生长得非常快。当然,阿婆也会把“毛毛虫”当馈赠品“赏赐”给小孩。一段时间,村里小孩兴起“毛毛虫”浪潮,纷纷养起“毛毛虫”来,致使桑叶难求。村里人也由此见识了蚕的一生蜕变,见证了蚕“破茧成蝶”“作茧自缚”“化蛹成蝶”,知道蚕一生要经历卵、幼虫、蛹和成虫四个不同的时期。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看见阿婆“抽丝剥茧”。

阿婆爱摆弄花草草。她家门前总种些花草。大大小小的脸盆,陶罐里种着各种会开花的植物。一年四季花不断,花落了又开花。村里人路过她家门口都要驻足停留片刻,美其名曰“聊一会儿”,实际上是想驻足嗅嗅花香,欣赏美景。更吸引小孩的是她家大门口种着的葡萄树。那葡萄树一到春季抽出枝条嫩叶。夏季的葡萄枝蔓爬满葡萄架。当强烈的阳光透过那层层叠叠的叶儿,洒下了丝丝缕缕的光,在地上映出一片斑驳光影。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,挑逗你,总想摘一个尝尝。阿婆早猜透我们的那点小心思,会说“还没熟呢。等熟了,婆摘给你吃。”

而唯独洋芋花是种在别处。在我房前一块田边空地上,是我们当地人叫洋芋的专属地,那就是阿婆种植的。洋芋叶子带紫色,叶片“小芭蕉一般”。最迷人的当属它的花朵,“差是斜刀剪红绡,卷来开去叶中安”。洋芋四季开花,花色鲜红,“叶满丛深般似火,不惟烧眼更烧心”。后来才知,洋芋原产热带地区,怪不得叫洋芋,其学名叫美人蕉。美人蕉有“花坛皇后”美称,花朵内有很多糖水,是我们幼时的零食之一。我们小孩偷摘花朵吸食糖水。“最宜红上美人头”,小女孩将美人蕉花戴在头上。当然,美人蕉叫洋芋,其最有价值部位在根部——“芋”,被称为淀粉之王。冬季,美人蕉茎叶枯萎,阿婆挖其根部制成洋芋粉。

阿婆还有一个习惯——看书。在那个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时代,绝大多数女性没有进过校门,大字不识。在那时的农村,男性都没有几个读过书,更别说是女性。而喜欢看书的阿婆在农村尤显得“特立独行”。阿婆家里有个书柜,藏有很多书。四大名著,她百看不厌。我们小孩最早听到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的故事,都是听她讲的。一有空,她手里拿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。可惜,我们小孩没有开口向阿婆借过书。

那时要听“现在是北京时间X点整,小喇叭又开始广播了”,得到阿婆家。她家是我们村里第一家买收音机的。时不时有一批好奇的人聚集在阿婆家收听收音机。收音机打开了我们闭塞的乡村通向外界的窗口。

坐在家门口看阿婆送客,也是一种享受。阿婆送客绝对是村里的一道风景。那场面叫你体会啥叫“依依不舍”。每次送客,阿婆总是攥着客人的手不放,一路上说个不停。阿婆好不容易松开了手,送客已送到村头。客人刚迈出几步路,阿婆忘了千叮万嘱,时不时地挥个手,叫喊几声。我们的出村路不过四五百米,却“山路十八弯”,客人时隐时现。阿婆目送客人走远,看不见,才回家。

阿婆的热情在我们那一带是有名的。当时下放在村里的知识青年,爱去她家。每年,他们回家过春节归来,给她带来不少物品,她还收了几位知识青年做干儿子、干女儿呢。

我也感受过阿婆的热忱。记得那次,我周末刚从县城中学放学回家,还没进村,路上听村里人议论电视剧情节。一打听,村里有第一台电视了,是阿婆家的。吃过晚饭,我也想去看个究竟。我看见她家客厅已挤满人群,刚要跨进她家大门门槛,我就听到阿婆亲切地喊着我的名字。她亲自为我挪出一个地方,搬好椅子,顿时让我受宠若惊。后来,我发现阿婆对每个读书人都特别热心。

有了电视,阿婆的生活方式变了。一天到晚,她家的电视都开着,听听新闻,看看电视剧。即使遇到特殊日子,阿婆的电视也照样开着。

从村里人的只言片语中,我终于知道阿婆的底细。阿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官宦小姐,读过私塾,上过洋学堂,后“下嫁”到农村。其实,小叔公也是有背景的。小时候,他曾跟继一家富贵人家,成亲后才迁回老家的。如此算来,阿婆与小叔公成亲,也算是门当户对。

长大后,我明白阿婆的“与众不同”,与泥腿子们“格格不入”,与读书人“惺惺相惜”,那就是“时尚”,那就是“文化”。

时尚 □余万有

阿婆



母亲与桂花

□徐华山

已到立冬了,而身边的金桂、黄桂正是花儿怒放时,住在四楼,前后窗一打开,整个房间瞬间被桂花的香气萦绕着,仿佛置身花的海洋里。这香是情到深处的,自然是母亲给予的。

小时候,我住在深山里的伐木工区。工区周围是连绵的林海,空气里弥漫着杉树、松针和泥土的清苦。然而,每年深秋,这份单调便被一种浓烈而甜腻的芬芳打破,整个工区都被那棵悬崖边的桂花树染得金香四溢。

那棵树仿佛是专为我们工区而生的。它生长在电站上方的悬崖边缘,树根死死地抓住岩石,枝干却倔强地向天空伸展。每年中秋前后,它便毫无保留地绽放,米粒般的花朵层层叠叠,将整棵树都染成了耀眼的金黄。远远望去,它就像一位守望在云端的仙女,衣袂飘飘,散发着蛊惑人心的香气。

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,这棵树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,更是游戏的乐园。我们会比赛谁能第一个发现那片金色的花海,然后像猴子一样攀爬着寻找最高的枝头。但母亲从不鼓励我们这样做。她总是站在工区长廊的尽头,目光随着我们小小的身影在树上晃动,脸上带着既欣慰又担忧的微笑。她深知那悬崖的危险,所以当我们欢呼着满载而归时,她总会第一时间迎上来,仔细检查我们是否刮破了衣裳,是否受了伤。

母亲的爱,就像这棵悬崖上的桂花树,虽处险境,却用最温柔的方式庇护着我们。

最让我难以忘怀的,是母亲采桂

花的方式。她不像我们那样攀爬,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优雅也更为危险的路径。她会跨过电站上方的水坝,沿着山边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,小心翼翼地下到悬崖边。脚下是湍急的溪流,身旁是万丈深渊,稍有不慎便可能粉身碎骨。然而,母亲的眼神却异常坚定,她熟练地找到一根粗壮的树枝,将自己站定好,然后伸出手臂,精准地折下几枝挂满桂花的枝条。

她带回的,不仅仅是几枝花朵,更是一份完整的、带着山野气息的秋意。回到家里,她会像变魔术一样,找到父亲喝完酒的空玻璃瓶,仔仔细细地洗干净,注入清水,然后将那几枝桂花优雅地插进瓶中。一瞬间,那个普普通通的瓶子便被赋予了生命,家也因此有了更加浓郁、更加纯粹的香气。

父亲看到母亲的“杰作”,总会赞叹不已,他那因长期劳作而粗糙的脸上,竟也露出了一丝难得的欣赏。而我和弟妹们,则更是欢喜得手舞足蹈,围着那瓶桂花又蹦又跳,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母亲用她的智慧和巧手,将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,化为我们触手可及的温馨与诗意。这不仅是对美的追求,更是一种生活的哲学——在平凡的日子里,发现美,创造美,让生活处处充满惊喜。

除了插在瓶中,母亲还会将桂花变成我们味蕾上的盛宴。她做的桂花包子,是我童年最期待的美味之一。

制作过程颇为讲究。首先,她会将摘下的新鲜桂花用清水洗净,然后用纱布轻轻挤干水分,放在阴凉通风处慢慢晾干。待其变得干爽后,便开

始熬制糖浆。她会用冰糖和清水,小火慢熬,直到糖浆变得浓稠透亮,散发出淡淡的焦香。接着,她会把炒得金黄酥脆的花生碾碎,变成细碎的颗粒。最后,将晾干的桂花与熬好的冰糖浆和花生碎充分搅拌,一份独特的桂花馅料便大功告成了。

发好的面团被擀成薄皮,包入这香气扑鼻的馅料,再揉成一个个饱满的包子。放入蒸笼蒸熟后,那股子香甜的味道便瞬间弥漫开来。我至今仍记得,当我咬下第一口时,那股混合着桂花的清雅、花生的酥脆和糖浆的醇厚的味道在舌尖上爆炸开来,仿佛整个秋天的阳光都浓缩在了这小小的包子中。那是童年最幸福的味道。

后来,我参加工作,离开了那片林海,搬进了城市的高楼。季节的更迭依然清晰,每到桂花飘香的时节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深山里的那棵桂树和母亲的身影。

母亲似乎也感应到了我的思念。在桂花盛开的时候,她总会打电话给我,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:“孩子,家里水坝悬崖边的桂花又开了,香得很呢!”电话那头,传来的不仅是桂花的香气,更是母亲浓浓的牵挂。每当这时,我的眼睛便会一热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城市的喧嚣和钢筋水泥的冰冷,都在那一句“桂花又开了”面前,显得微不足道。

从那以后,每个周末,我都会尽量赶回家乡,回到那个熟悉的家。父母总会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,有我最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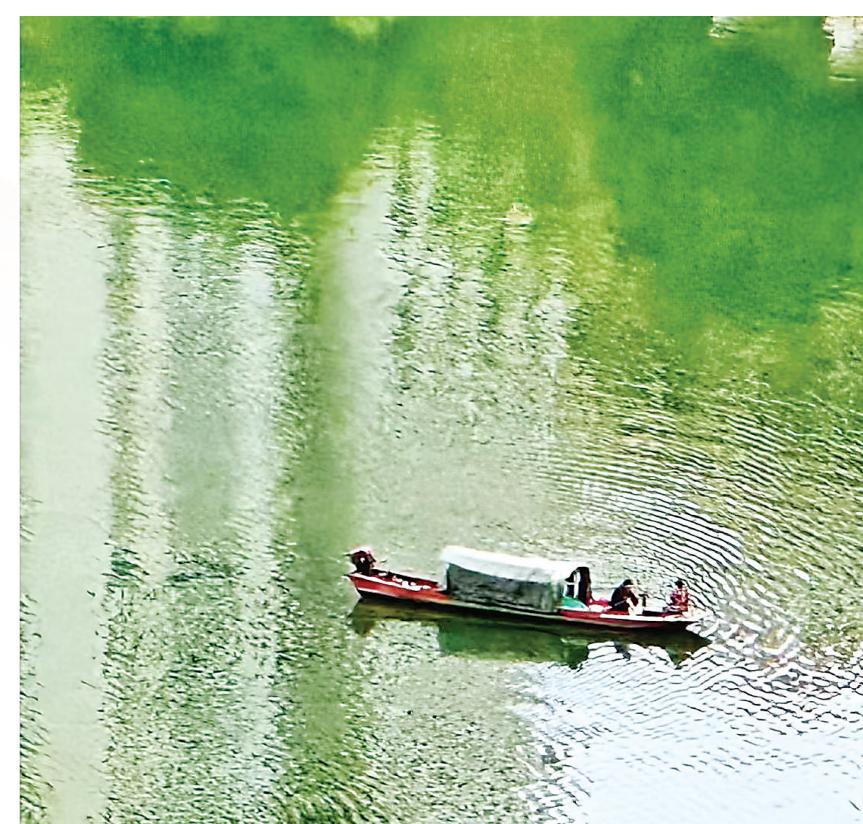


吃的母亲做的菜。我们坐在院子里,或在客厅里,周围是桂花的香气,窗外是熟悉的风景。我们谈笑风生,分享着各自的生活点滴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静止了,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被这温馨的氛围一扫而空。那是一种无可替代的、纯粹的家庭之乐,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如今,父母已不在人世,那棵悬崖边的桂花树也不知在何时被一场风雨摧折,消失在了岁月的深处。但他们花香的人生,却成了我心中永恒的记忆,让我铭记一辈子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日子里,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欢乐。这份欢乐,不是来自昂贵的玩具或丰盛的大餐,而是源于母亲用爱和智慧创造的每一个瞬间。她教会我,美是可以被捕捉和珍藏的,幸福是可以从平凡中提炼出来的。她的人生,就像那瓶插在清水里的桂花,虽然简单,却香气四溢,芬芳了我整个童年,也温暖了我此后所有的岁月。

每当我城市的秋日里闻到桂花香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那不仅是花香,更是母亲的呼唤,是家的温暖,是那段纯真岁月的回响。我知道,无论走到哪里,那份源于母亲的爱与芬芳,都将永远陪伴着我,成为我生命中最坚韧、最美好的底色。



水上人家
郑晓兰 摄



拐枣与酸枣

□野风

学校大操场侧,是一面缓缓的坡。坡上生着一片不算茂密,却极挺拔的竹子。秋风穿过时,满耳是清瘦的“沙沙”声。每逢秋季,我绝大部分的快乐,就藏在这片青黄相接的竹林光影里。

竹林是疏密有致的,阳光得以从容地筛下,在地上印出斑驳的印章。在这光影交错处,伫立着那棵酸枣树高大的身影,全然不把那些低矮的灌木放在眼里,它舒展着枝丫,带着一种自信从容。酸枣们就躲藏在那些繁茂的叶片中。它们先是青绿色的,像未经世事的心事,紧紧包裹着自己。待到深秋,它们才渐渐褪去青涩,染上一种温暖的、近乎象牙的淡黄色,在疏朗的枝头闪着温润的光。西风起,枣儿落。树底下的落叶堆,荒草丛中,总是它们的身影。

而那其貌不扬的拐枣,则如沉默的邻居,它的果实曲折折,像一把被秋风晾干的褐色小树根。被风折断掉落坡道上,路经时,常常可以拾到一小串。掰下一小段儿,放入口中耐心地抿,那股奇特的、蜜一般的甘甜才会缓缓弥漫,醇厚得像封存了整个夏天的阳光。

高大的酸枣树和谦逊的拐枣树,它们共同为我定义了一个完整的秋天:一个是由表及里的等待,先酸后甜,充满生命的张力;一个是由丑入美的发现,初尝苦涩,回味无穷。童年回忆里,这些山果,用它真实的模样告诉我,最珍贵的童年记忆,从来不是被美化过的童话,而是带着毛刺,泛着酸涩,却又在岁月沉淀后,泛出无法替代的、温暖光泽的真实。

小镇炒货店里,机器翻搅黑沙与板栗,发出细密沙沙声。店主邀我尝试:控制火候,待栗壳裂开金黄的微笑。香气渐浓时,我仿佛看见春日板栗花在枝头摇曳。店主说,炒栗如待花开,需耐心守候火候。炒熟的栗子金黄饱满,轻咬一口,软糯香甜漫开,似将山野的阳光与秋风都放进舌尖。

板栗古为“肾之果”,《本草纲目》载其健脾补肾、强筋活血。生食补肾强腰,熟食健脾止泻,乃至外敷可疗跌打肿痛。现代科学亦印证其富含有益心血管的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C和钾。但每日食十余颗足矣,过多反累脾胃。归途上,口中余香未散,我想起老伯弯腰拾栗的背影,想起花穗在春风中轻颤——每一颗冬日暖香,都是时光与自然合写的长诗。

扫一扫,听一听



用健康成长
创作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